

小熊

くまちゃん

角田光代 著

弭铁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 熊

くまちゃん



角田光代

著

弭铁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熊 / (日) 角田光代著; 弭铁娟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327-6763-2

I. ①小… II. ①角… ②弭…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 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2348 号

Kumachan by Mitsuyo Kakuta

Copyright © Mitsuyo Kakuta,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图字: 09-2013-545 号

小熊

[日] 角田光代 著 弭铁娟 译

责任编辑/姚东敏 装帧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6763-2/I·4089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45

目录

小熊	1
偶像	35
恋爱博弈	73
蝙蝠	115
浮萍	155
光之子	197
少女咨询室	237

小
熊

遇见小熊是在四月的一天，那年古平苑子二十三岁。

苑子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经营儿童服装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刚毕业一年，身上的学生气还没有完全退去，每到周末，经常聚到一起的依然是大学时代的那些朋友。

那一天有个赏樱的聚会。从三月末开始，圈子里的朋友们就开始为这个聚会发通知了。一会儿通知说今年的樱花开得早，决定把赏樱聚会定在四月第一周的周六。接着又有人通知说，到了那天樱花可能连一半都开不了，于是决定把聚会改在下周六。很快又有人通知说，下周六可能有雨，暂时还定不下来。通知一会儿一变，一直到了跟前，才把聚会定在了四月第二周的周五晚上，地点是井之头公园。

六点半一下班，古平苑子就出了公司。先乘地铁，再倒 JR 线，一路急匆匆地往井之头公园赶。樱花已经开始凋落，可是公园里赏樱的人依然是比肩接踵。苑子一边小心翼翼地注意着避免踩到别人铺在地上的塑料布，一边朝着同伴们的赏花地点找去。聚会小组每次在这里的赏花位置基本上是不变的，苑子很快就找到了那些同伴，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喝多了，正在那里大声吵闹着。

在一张铺开的塑料布上，一个挨一个地挤坐了十五六个人，空瘪的啤酒罐扔得到处都是，正中央摆放着一个桌用小型煤气炉，炉子上放着一个大锅，周围摆满了装着烤鸡串、稻荷寿司以及各种小

咸菜的纸盘。这些大学时代的朋友们在看到苑子的那一刻，顿时欢声一片。大家互相挤了挤，腾出了一块儿地方让她坐下，有人把一杯盛满啤酒的纸杯递到了苑子的手里，不知是谁突然扯着嗓子大声叫道：“干杯！”于是大家也拼命地大声应和着：“干杯！”同时，手里的纸杯胡乱地碰作一团。啤酒沫溢出杯子，沿着苑子的手背往下淌，苑子一边笑着一边不得不急急慌慌地把嘴凑上去喝了一大口。

多了几个陌生的面孔，这种情况苑子早已习以为常。这个圈子的主要成员包括苑子在内，一共是七个人。这些人都是当初“全国车站便当研究会”的同期会员。从大家还都是学生的时候起，每次聚会就总是有人或带着恋人、或带着朋友来参加。有的人来过一次，就成了他们的固定成员，每次聚会必来。而有的人来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比如那个名叫木谷文弥的男孩儿，大学时读的是经济系，他每半年就会换一个女孩儿带来参加聚会，每次都跟大家介绍说是他的“女朋友”。忘了是什么时候了，有一次，被他称作“女朋友”的那个女孩儿，带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孩儿，跟大家介绍说她是她的“男朋友”。那个女孩儿在后来的聚会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倒是那个男孩儿，好像喜欢上了这个圈子似的，后来每半年一次的聚会，每次都必来参加。

有人往苑子的纸杯里加满了啤酒，并递给她一个纸盘，盘子里盛满了从火锅里捞出来的各种食物。有人向大家介绍着今天是谁为大家占的地方，为了占这个地方有多么不容易等等。苑子在淡淡的暮色中，一边喝着啤酒、吃着不知都是什么内容的火锅，一边笑着点头应和着。她在心里不由得暗自感慨：唉，到底还是这里才是我的归属啊！

喧闹了一阵以后，大家安静下来。不知是谁提议说：“今天有的人是第一次来，我们大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于是大家依次开始做自我介绍。麻实子给大家介绍了她带来的同事；倪希的男朋友介绍了他带来的朋友；古泰介绍了他带来的在居酒屋认识的一位女孩儿；麻佑太郎带来的是一对和他一起工作的男女朋友。一方面因为人数太多，另一方面苑子也觉得反正有的人来过这一次就再也不来了，所以她并没有刻意去记那些人的名字。每当一个初次前来的人做完自我介绍，就会引来一阵欢呼和掌声。轮到苑子的时候，她像过去一样自我介绍道：“古平苑子，山羊座，O型，宅女，正在招募男朋友。”

“我叫持田英之。”做着自我介绍的男士从来没有见过。他既没说自己是谁的朋友，也没说是谁带来的，低下头行了个礼就坐下了。“哇！”苑子一起和大家劈劈啪啪地鼓着掌，一边想：“这个人是谁的关系呢？”但在苑子的脑子里除了闪过这一丝疑问外，对这个人便再也没有其他印象了。他的名字怎么写也不知道，更没想要记住。

因此，随着大家酒喝得越来越多、醉的程度越来越深，原来的座位也都被打乱了。不知何时那个男的已经坐到了苑子的身边，和苑子聊起来。苑子记不得他的名字，所以说话时一直叫他“小熊”，因为他穿的套头衫的胸前画着一只小熊。聊的无非都是当时赏花场景中的事。而且，那时苑子已经醉得很厉害，因此，自己都问了些什么，小熊都回答了些什么，转瞬就全忘了。

苑子他们这个圈子，每年都在井之头公园举办一次赏樱聚会。也许是因为公园周围大学比较多的缘故，所以来这里赏樱的客人以年轻人居多，闹的方式也与众不同。虽然天气还很凉，却有人往冰

凉的湖水里跳；虽然还不到放烟火的季节，却有人不管不顾地在公园里大放烟火；还有弹着吉他大声唱着歌的；有跟其他圈子的人打起来的，每一次都会在深夜把警车招来。好像没有谁真正地去赏什么花。

那一年的公园也吵得让人烦。这里那里欢腾着的笑声，听起来近乎是吼叫。远远地能够看到有些男的半裸着攀爬在树上。苑子他们这个圈子的喧闹声一点儿也不比别人的小。有人把啤酒洒了，大家也会大声地怪叫一阵，有人把大福年糕扔进了火锅里，也会引来大家一阵哄笑，有的人甚至笑得滚倒在地上。轻柔的晚风拂过，樱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却没有一个人去欣赏这些。当警车像往年一样开来的时候，苑子也和大家一样，嗓子早就喊哑了。

“哎，你家住哪儿啊？”在最后收拾东西的时候，小熊问苑子。

“我家？就在吉祥寺和三鹰这两个车站的中间。”苑子回答道。

“我可以去吗？”小熊笑嘻嘻地说。

苑子后来想：如果那天没有喝醉的话，也许自己会断然拒绝的吧。或者，如果自己还是学生的话，也许会说“那我们索性喝到天亮得了”。可是那个时候，苑子已经醉得不辨东西南北，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了。让男孩在自己房间里留宿这种事，早在“全国车站便当研究会”那会儿就已经习惯了。再说自己早已不是学生了，所以苑子同意了。“可以呀，如果你能老老实实在地什么都不做的话，来就来吧。”苑子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悄悄地在小熊耳边说道。同时脑子里闪过和这个男人一起相拥而眠时，那健壮的身体传递过来的温热的感觉。

有几个人要去唱卡拉OK，有几个人要去居酒屋接着喝，还有两

组人说要回家，苑子在公园里和大家挥手告别。“回头见。”“电话联系啊。”“再见！”“再见！”大家互相道着别。看着苑子和小熊两个人并肩站在一起在那里挥手，大家谁也没说什么。在还残存着喧嚣的余韵的公园里，苑子和小熊走着，走了没多久，小熊就握住了苑子的手。

“干吗呀？干吗拉人家的手。”苑子用身体撞了一下小熊说。

“就是想拉嘛。”小熊回答说。苑子笑了，小熊也笑了。

有的男孩儿就睡在地上；有的恋人坐在长椅上深情地接着吻；有的人在默默地收拾着用过的场地；有个女孩儿正蹲在地上痛哭。苑子和小熊拉着手从这些人中间穿过，渐渐地离公园出口越来越近，夜幕中，公园的一角在外面马路的路灯映照下，泛着朦朦胧胧的光亮。

就要走出公园出口时，小熊突然停下脚步，对准苑子的嘴唇深深地吻了过来，湿热的舌头温柔地在苑子的嘴里探来探去，这时苑子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困意越来越重的人，突然睡倒在一个柔软的床垫上一样舒服。这个人的吻真棒啊！苑子这样想着，竟有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所以当小熊的嘴巴离去后，苑子竟主动把自己的舌头伸进了小熊的嘴里，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接过吻了，这个样子简直像个饥不可耐的女人！于是她急忙松开了嘴巴，心中有些失落。

“今天好开心啊！”小熊拉着苑子的手使劲摇晃着说。他的话让苑子失落的心情好了很多。

“嗯，真的好开心哦！”

苑子也应声说道，脸上露出了笑容。小熊也笑了。苑子仔细凝视着小熊微笑的脸庞，发现这张脸虽然谈不上有多帅，却非常可

爱。那件胸前画着小熊图案的套头衫，虽然看上去有些土气，但穿在小熊身上却很相衬。醉醺醺的苑子用仅剩下的一点儿清醒想着。

两个人迫不及待地进到苑子的房间，灯也不开就滚到了床上。一阵激情过后，苑子终于从大醉中清醒了过来，她捡起小熊匆忙中扔在地上的那件画着小熊图案的套头衫，把它展开，仔细地端详起来。小熊的图案线条简洁，有些像童装上印刷的图案，套头衫是淡黄色的，小熊的图案是以粉色为基调印上去的。苑子想：小熊穿着它难道从来没有觉得过土气吗？（就像妈妈给买什么就穿什么的小学生似的）。或者是特意挑选的这种有些土里土气的服装，为的就是追求这种与众不同的酷劲呢？

“洗完了，谢谢。”

从浴室更衣间出来的小熊说道。只见他上身穿着T恤衫，下面穿着平脚内裤，T恤衫上竟也印着一只和套头衫上一模一样的小熊。T恤衫是那种特别娇艳的淡蓝色。小熊也和套头衫上的一样，是粉色。

苑子正式交往过的能够真正称得上有“恋人”的时期，还是在三年前。正式开始交往是在刚考上大学的那年冬天，分手是在升入大三那年的梅雨季节。那个人也是“全国车站便当研究会”的成员，叫藤咲光太。苑子对他是一见钟情，主动开始追求的，“拜托，做我的男朋友吧！”于是开始了正式交往。交往半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奇妙起来。光太好像喜欢上了同研究会里的另外一个女孩儿，大学一年级新生四方香乃子，也不知是不是人太老实的缘故，他既没敢脚踏两只船和两个人同时交往，也没敢告诉苑子他喜欢上了香乃子，而是继续和苑子交往着。

其实对于光太喜欢香乃子的事，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心知肚明，只是谁也不说罢了。即便是反应迟钝的苑子，也能从光太对待香乃子的态度和眼神里多多少少地感觉到一些，只是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罢了。那态度仿佛是在告诉大家“光太可是我的男朋友”。

然而，苑子向大家明确地显示了态度后，心情并没有就此变得安宁。之后，光太的一举一动，都让苑子变得神经过敏起来。研究会的聚会，光太坐在了哪里，香乃子坐在了哪里啦；光太一晚上看了香乃子几回啦；都说了些什么啦；研究会的成员都说了他俩哪些传言啦。光太没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和香乃子在一起啦，或者可能和她联系啦等等，苑子变得神经兮兮的，而且自己也意识到了。苑子那阵子特别害怕照镜子，因为她怕看到一个眼睛吊吊着，瞳孔里发出绿色的光，耳朵尖尖地竖立着，头发一根根支棱着的可怕的女人形象。当然，偷偷地往镜子里瞄一眼，里面看到的还是那个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改变的圆圆脸。可是，那种放心的感觉转瞬即逝，因为很快镜子里苑子自己的脸和香乃子的脸重叠了起来。香乃子那张脸上，有一双细长而又清秀的眼睛，双眼皮清楚而醒目。薄薄的嘴唇，挺直的鼻子，纤细的脖颈。香乃子比我漂亮多了！不，不是这样的，她也就是一般人的长相，可是刚一这样想，马上又开始怀疑起来：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和香乃子站在一百个男人面前的话，究竟会有多少个男人投我的票呢？十个？或者五六个？明明知道自己想的这些是那么无聊，可当这个念头一上来，依然会止不住地去想。

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苑子开始憎恶起香乃子来。讨厌香乃子笑的样子；讨厌她说话的声音，不管她说什么，听起来都像是在勾引男人；香乃子穿件新衣服，苑子会觉得花里胡哨的，怎么看都

不顺眼；香乃子整天待在研究会里，也让苑子觉得难以容忍。最后，连苑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爱光太呢，还是单纯地讨厌香乃子。因为现在苑子的脑子里香乃子占用的时间远远地超过了光太占用的时间。

在大学三年级入夏前，苑子终于向光太提出了分手，光太很痛快地就同意了，于是苑子又急忙追加条件：“两个人谁也不许从‘车站便当研究会’中退出。为了不让研究会的其他同学感到别扭，两个人依然要像过去一样该说什么说什么。”苑子说这些，是因为她觉得无论怎样的方式都行，就是不想从此和光太音讯全无、形同陌路。尽管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苑子跟研究会的朋友们说，是自己把光太甩了。这也不算撒谎，的确是真的。但苑子只是没有告诉大家，自己为什么把光太给甩了。她打死都不会说：再这样下去，自己说不定会拿刀把香乃子给杀了，她害怕自己会那样去做，所以只好和光太分手。

光太和香乃子并没有交往。在苑子听到的传言中，有的说光太向香乃子表白后，被香乃子拒绝了。有的说香乃子有一个和她年龄相差很多的男朋友。每当有类似这种议论时，苑子总是拼命地竖起耳朵去捕捉每一句，却始终无法辨别那些话的真假。不过在升入大学四年级后不久，苑子知道光太又有了新的女朋友。那年夏天的聚会，光太是带着那个女孩儿一起来参加的。说是在同一个外语班学外语。那个女孩儿又瘦又小，只有两只眼睛大大的，就像个营养不良的儿童。至少当时在苑子看来是这样的。苑子一边在心里恨恨地说：我可不是为了把他让给你，才跟他分手的！一边却故作潇洒，满面笑容地对那个女孩儿说：“以后常来啊。”

苑子有男朋友的时期就是到那个时候为止的。光太现在也依然

是聚会的成员。和那个“营养不良的儿童”好像是在大学毕业后就分手了。现在好像有一个交往中的女孩儿，不过他从来没带那个女孩儿来参加聚会，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起过。香乃子大三的时候，说是要参加就职活动，退出了研究会，苑子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小熊那天来参加赏花聚会时，就像是研究会里哪个朋友的朋友一样，苑子也一直以为他是研究会里哪个朋友带来的呢，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那天苑子才敢把小熊带回到自己租住的房子，让他留宿。可是第二天却只见小熊留下张纸条，人却不见了。纸条上写着“谢谢啦，回头再联系”。即便是这样，苑子也没有惊慌不安，她以为只要问问研究会里的朋友，总能联系上他的。

自从赏樱之夜小熊不辞而别，一个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依然没有小熊的电话，难道是一夜情后，占了便宜就跑掉了？苑子想不通。每晚睡觉前总是会回忆起小熊的笑容、接吻时嘴唇上留下的触感、身体被温柔地抚摸着的感觉以及身体里留下的激情和高潮。苑子忍不住对小熊的思念，只好一个挨一个地给研究会的朋友们打电话去问。

“你好好想想，就是那个穿着件印有小熊图案套头衫的那个，想起来了吗？就是那个持田君。”可是无论她怎么说明，大家的回答却都一样：“是吗？有那么个人来着？”有个人说：“噢，好像是麻实子的朋友吧。”于是，打电话给麻实子，麻实子却说：“我带去的全是女孩儿啊！会不会是麻佑太郎的朋友呢？那天他不是带了一对男女朋友来嘛。”于是，苑子又给麻佑太郎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我带去的那个男的叫坂田大五郎，那天晚上他和我一起又

去了卡拉OK，一直唱到第二天早上。”终于，在问到二木的时候，有了回应：“哦，就是和苑子一起离开的那个男的吧？长着一张可爱的圆圆脸的那个？”可接下来她又说：“嗯？他不是你带去的吗？看着你们俩那么亲密地一起走了，还以为是苑子的新男朋友呢。”

又问了文弥和光太以及那天麻佑太郎带来的几个新朋友，可谁也不记得有个叫持田什么的人。

当苑子发现彻底失去了关于小熊这个人的线索时，她惊呆了。不，应该说，当时她脑子里首先浮现出的是小时候读过的童话开篇里描写狂风呼啸时的诗句：“呼！呼隆！呼！”苑子想：“这难道就是现代版的《风之又三郎》吗？”

这样想来，那件绘有小熊图案的套头衫总让人觉得怪怪的。就连他脱了那件套头衫后，里面穿的又是一件小熊图案的T恤衫这一点，也让人觉得没有一点儿真实感。嗯，那个人肯定不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类，而是《风之又三郎》里的什么人物，比如妖怪呀、精灵呀、座敷童子之类的。嗯，肯定是那样的，错不了！

苑子只能用这种鬼魂幽灵故事之类的解释来说服自己，因为这件事太让她震惊了。在那天，虽然仅仅相处了短短的几个小时，而且苑子几乎醉得早已不辨南北，然而苑子却爱上了小熊。虽然苑子这时还无法冷静地判断自己究竟是真的爱上了小熊，还是因为有过一次后，仅仅是对在一起时的那种感觉产生了一种依恋。可是她知道自己内心里那种“想你！想你！想你！”的情绪，应该是归类于恋爱这种情感的“抽屉”里的。

可是没办法呀，因为，那是又三郎呀，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啊。

这样想来，苑子终于能够把那天的一切看成现实中从来没有发

生过，一点点努力地回到以往的日常生活中来。每天六点起床，打开电视看早间的运势占卜节目，每天的运势总是有喜有忧。七点半从家里出来，八点四十五分到达位于京桥的公司，先清扫桌子周围，然后开始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工作——整理各种票据，确认订单。一直忙到傍晚下班，然后在更衣间和公司里的女孩儿们一起发发牢骚，换好衣服后去赶六点四十五分的地铁，在神田站换乘JR坐到吉祥寺下车，在车站下面的商店“隆隆”买些熟食，然后拖着疲惫的步伐，沿着与铁路线平行的一条小路慢慢走回家。苑子内心里说：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没有比这再平常、再平淡的了，明天、后天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从那一天开始，小熊的笑脸也好，绘有粉色小熊图案的T恤衫也好，苑子都在拼命地把它们排挤出自己的生活，她在努力着。

苑子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当苑子几乎快要把赏樱那天的事忘掉，又恢复到一如往常的平淡生活的时候，四月末的一天，苑子像平常一样下了班，一想到黄金周就要到了，自己却还不知道怎么过，心情有些郁闷。当苑子快走到租住的房子楼下时，蓦然看到装有大楼住户邮箱的地方有个人影，开始苑子还以为是小偷呢，吓了一跳。没想到笑眯眯地走过来的竟是那个早被苑子归于神灵鬼魂的小熊！

“嘿嘿，我又来了。”小熊不好意思地笑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苑子说道。

“哎呀！吓死我了！我以为是谁呢！”本来苑子想让自己的语气尽量表现出不高兴来的，可是飞进她耳朵里的自己的声音却是那么滑润而富有张力。

“可以去你家吗？”小熊问。